

**Name:** 潘敬鏗

**Country:** 香港

## 文句中的異化

街巷亂步（江戶川亂步的名字雖是音譯英文而得，卻意想不到與推理小說的意境共奏響鳴），猶有閑暇，總不自覺踏上書樓之階。繁囂之境，穿插書香之間，一絲都市浮生的氣味撲面而來，貫通經脈，轉化出一個名為異化的行為。

連鎖咖啡店成巷成市，或許化咖啡紙杯為時尚的一部分，引一度杯不離手的現象；連鎖書店進佔大街，或許驚覺原來香港人還有時間看書。既然異化可能是所謂知識分子不其然、像呼吸般的行為，他們又會理會此等霸權味濃新消費模式，而不幫襯嗎？世上還未有如何偏執的人。好了，沒有人背後像有攝影機。只要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找到個緊急出口，逃離人群，隨著玻璃看世界，耳筒泛音，幻想的天國樂園成真，我有我世界，在想要洗滌思潮之時，發現新大陸之際，有一個半秒鐘脫離現實的地方，他們還是可以一下子既異化既抽離自己於現象以外，走進書屋或喝口無味咖啡。但據一位熱衷研究的朋友所言，研究要身在其中才能窺其究竟，那麼我們要提醒自己盡量抽離，還是承認自己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分子？

書堆之間，隨手翻起散文埋頭而閱，品味不同年代的生活瑣碎。設想自己何時何地有幸有能投入其中，大言不慚的謊話連篇，留下半句之時，卻頓感自己長了偷窺者的眼睛，窺探文人雅士的隱秘生活。對，凡夫俗子大書特書，就是公然裸露，袒胸露背，雅士之字之行展露人前，就是我們有幸一嘗獵奇之樂，窺看一些自己一輩子也遇不上的風流韻事。說穿了，那堆秀氣文字的背後，又跟此刻被讀到的有甚麼不同？言者有別，差異可大。

還記得上回，趕進了荷李活道的避離所，身後坐了位黝黑素衣大叔——直至他開口之前還是。隨著他開口尋問說起身世，到談了一下時裝工業的事，他不再是大叔，是有豐富經驗的設計者。他說的有甚麼特別嗎？還是因身分之異，而改變了言語的質量？我樂於見到旁人由遠觀到認識之間的面容轉變，大多是意想不同之顏。基於先現象，後解釋的原則，這說不上是人間實驗，也至少能夠看出背景不同，字句重量有差異的事實。作家就是有他滿口謊言的權利，縱他沒有言舉一致，卻可說三道四，搬出生活討伐自己也可能在做的事。要認同的是文人不是排己於眾，而是承認自己與別不同的價值。目下偶像再無價值，也是一部分人的夢想，他們選擇活於燈光之下，但又會降

貴親民，彷彿形塑階級之別。但與文人一般，此舉非虛偽變臉之行，而是坦率為人民服務，像奧斯卡走紅地毯時走在人群邊的佐治古尼。

研究者也好，文人也好，一直也被質疑物化身邊的人與事，抽離於人間，當一個抄錄一切的觀察者，甚有主宰之感。而恰巧所謂道德契約也不過是菁英繞過人民定下的應有人權與責任，更令人覺得被操控生活。那麼他們的所作所為又應該被質疑是自私嗎？還是我們的反抗心態怕被看穿呢？

那些散文有其書寫對象——大眾，內容甚多是作者的所思所想，所見所聞。批評以外，或許滿是異化之感。但與大眾的分野是他們在同一個現象下作了不同的事，正如議員為公義粗言，與我為失眠粗言，是相同行為，但兩個層次，一是捨生取義，一是單純自私。「白痴必定也要存在。」好一些無甚特別的私人體驗輯印成書，旁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但當想到他們為此犧牲的時間的孤獨的精神分裂，時刻提醒自己要於人群中看到徵兆，常人又如何輕易可於半句鐘內換走半輩子的經驗，得到人生方向。一切旨在警示。那麼他們那被質疑的異化行為是突然耍脾氣，純粹尋找歇息之地，還是捨棄了自己呢？

其實，一刻喘息，在書寫間、取材間、靜坐間，何其難得。

**平成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水曜日。**

**午前一時。**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3659058/%e6%96%87%e5%8f%a5%e4%b8%ad%e7%9a%84%e7%95%b0%e5%8c%96/>